

开花的刺球

□余秀彬

我新搬了办公室，窗外空调挂机上一盆仙人球，被同事丢弃在那里，花盆里长满了野草。

他是我新接手的学生。第一堂课是语文早自习，已经打了上课铃，他才晃悠悠来到教室，高昂着头，校服衣襟一边高一边低，鸭舌帽沿偏在耳朵后面，抖着右腿。

“你迟到了！”我严肃地说。“我知道啊。”他一脸不屑。

据班主任讲，他在原来的学校打架、抽烟、辱骂师长、留级、转校……我脑袋里忽然出现那盆仙人球，心里闪过一丝不忍，放平语气说：“回座位上读书吧。”

他眼里闪过一丝转瞬即逝的诧异，但随即一摇一晃滑到座位上，懒洋洋地拿出书，嘴巴似张非张地读着。

下课回到办公室，我走到窗边，将仙人球小心翼翼地端进来。薄薄的塑料花盆一碰就碎，花盆里有厚厚的苔藓、四五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杂草，向我闪着双眸。墨绿的仙人球体上，淡白的刺直愣愣地指向我，坚不可摧的模样。

我请他来办公室。虽然双腿抖动的幅度小了些，但是那歪歪斜斜的衣服和帽子，还是在彰显着他一切的抵抗姿态。

“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对迟到，对不合要求的穿着、动作无所谓吗？”

“大家都说我是刺头，我总要对这个名号嘛。”

一阵沉默后，我说，我这里有一盆别人不要的仙人球，我很忙，你能帮我照顾一下吗？他注视着我，眼睛里写满疑惑和好奇，随即又高昂起脑袋。

第二天再来办公室，我发现仙人球的盆被换成了一个大小刚好合适的白色瓷花盆。一个假装经过办公室，假装不经意间看向办公室的身影闪过。我知道，是他换的。

下一个早自习，他仍然迟到了，但迟到的时间比上次短了5分钟，衣服拉链也拉上了。我微笑着，示意他进教室。他不再一摇一摆，脚步频率加快了不少。

第三次迟到，面对我严厉的批评，他端正地站着，低着头，接受了我的惩罚。讲道理、约法三章，他都一一接受。接下来的早自习，他果然没有再迟到。

有一天，在墨绿色的仙人球和淡白的尖刺间，有一星粉紫映入眼帘。我凑近了看，是一朵小花！在随后的《只因为有你》的作文里，我看见了关于小花和我的歪歪斜斜的文字：“父亲的拳头、同学的冷眼，无数次抗议，都没有用，我只好不断违反纪律、专门唱对台戏，看着他们无可奈何的表情，我特别高兴。进了新的初中，我仍然无视班级规则，但是回应我的，却是你温和的目光、温柔的语调……你让我照顾仙人球，最开始只是好奇，一个月以后，它竟然开出了一朵淡紫的花，虽然只有一朵，但是却让我点燃了

仲夏夜之梦

□黄雨蝶

夏季的夜晚深得让人沉醉，清风吹起一池荷香，淡淡地散落在空气中，像那似有若无的忧伤，让人不知何处寻起。天上有薄薄的月光，小路不似往日那样漆黑，依稀能看得到树干上粗糙的纹路。

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，沿着村庄前的柏油路，顺着高高低低的田垄，就可以顺着花香来到这儿。塘中的荷花开得很浓烈，荷香却依旧是淡淡的，叶子和花像沉睡了一般，在逆光的阴影处仿佛与黑夜融为一体。

微风过处，簇拥着的花与叶在这一方池塘中荡漾起来，揉碎了星光落在荷塘，肆意地流淌在微波粼粼的水面上，层层迭起。池塘的水并不深，借着月色，甚至能隐隐看到池底那几条黑黢黢的水草。

塘中的荷花三两枝，却是肩并肩地挨着，安静地绽开在池塘的一角。四周是高矮不一的灌木丛和几棵樟树，月光下，微微颤动的树冠落下参差不齐的黑影，与我的身影相互交织。

风是刹那间停下的。水面很平静，

月光如流水，缓缓地泻在叶子和花上，塘中浮起一层很淡的光泽。水中花、镜中月，蝉鸣声在这样的夜晚被衬得格外喧嚣，刚被抚平的心绪又焦灼起来。

我伫立在原地没动，怔怔地望着幽蓝的穹苍，仿佛一抬脚，就会打破这暂时的和谐。不知愣了多久，手指不禁抓住衣襟的一角，多少个日子这样仰望夜空了？眨了眨略带疲倦的眼眸，找了一处柔软的草地躺下，随手拈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手里玩弄。

像放着循环曲一样过着每一天，难免让人乏味。偶尔躺在田野上，看着乡村的夜空，忽而心旷神怡。天天都在倒计时的假期，快到尽头了吧，想着即将要投入到紧张的考研氛围中，刚舒展的心情莫名多了几分忐忑。

凝视着沉寂的夜空，时间像静止了一般。月亮格外皎洁，定格在空中，是与我最近却又触不到的距离。星月多美好，即便落入荷塘，也不会黯然失色，处处能散发明亮而不刺目的光辉，恍

抬水

□李捷

我七八岁时便和三哥一起抬水，他当时也才9岁。

我在前，他在后，中间的水桶离地不高，我如果不小心或步子跨大了点，木桶底部的边沿便会刮到脚后跟，非常疼，由于是赤脚，有时还会刮出血来。三哥便把桶往后挪一点，这样我既不会刮到脚又轻松许多，只是他在后面更加受累。

我们每天要抬三四桶水：杂用水可在屋后的荷花池里抬，较为轻松；吃水则要到两三里外的农村去抬，非常辛苦。冬天枯水时尤甚，寒冬腊月排着队在井边等，简直苦不堪言。

我家住在镇上主街中间稍下一点，这一段街被称为下场。从下场的场尾出去，经代家湾门前石板路，再走一段田埂路，总共有四五里吧。那里有一眼井，名叫虾八湫。那眼井的水最好，煮出来的稀饭有香气，且带有淡淡的绿色。只是

太远，挑水的人又多，我们不常去那里。

出我家大门往上场方向走过五六家店面，便是中栅子。从中栅子出去，有好几眼土坑井，没有名字。约定俗成，根据井所在的地名或住在井旁的人名称呼它：菜坝子、灯草田、鲤鱼石、陈方三等。

只有四方井是由于用石条砌了个长方形的井沿而得名。四方井和陈方三最近，但水质较次，我们稍大一点，就不去那两眼井抬水了。

余下几眼井中，鲤鱼石在半山坡，水由岩层中浸出，水质最佳。但去那里的路不好走，加之修铁路，到处乱石泥土，路就更难行了。除非母亲特地吩咐，否则我们一般不去那里。我们最爱去的地方，是菜坝子和席草田。

一次，我们走到陈方三，见无人排队，便下坡来到井边。我们等了好一会儿，井里的水才浸出够舀满一桶水的

希望……”

面对他的文字，面对仙人球尖刺之间那朵粉紫的花，我的心间流淌着希望。我在他的作文后面，写上普希金的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：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，不要悲伤\不要心急\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\相信吧\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！”

一次课间，我发现他的桌角粘着一张纸，中间画着一朵紫色花朵的仙人球，右下角工整抄录着普希金的这些诗句。我对他点头，他望着我，眼中闪着光芒。

仙人球每开一朵花，他都会在他的画上画一朵。来年5月，仙人球的头顶开出了一圈花儿。粉紫的花朵儿高低相间，围成了一顶皇冠，斜斜地戴在仙人球墨绿的球体和淡白的尖刺之间。

我接到了孩子父亲的电话。他小时候不听话，父亲的拳头就是道理；后来，儿子的拳头已经和父亲的一般大，父亲再对他拳脚相加时，看见他握紧拳头，随时准备反击。父亲心里很恐慌，感觉无计可施。但换了一个学校，慢慢地，他变了，早晨不需要喊就起床，回家主动做作业，对父亲的眼神慢慢地柔和起来……我听到了电话旁边一个女人的哽咽声。

我辅导他修改作文，在全班当作范文宣读，再送到学校杂志发表，他俨然成了小作家。在我的组织下，他和班级另外几个文学爱好者组成了文学社，读书、写作，整个状态如同那棵顶着皇冠的仙人球。

若一个个织好的美梦，干净纯粹，忽远忽近。

耳边的喧嚣声渐渐变轻，夜间的夏风再次从荷塘上吹过来，带了丝丝凉意。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，稀稀疏疏地落在我身边的草堆上。月色很好，夜空很静，一片淡淡的朦胧色，像是被一层薄薄的云雾笼罩了。

望见塘中泛起层层水纹，内心却平静了下来。空旷的田野间，生动的小池塘，还有不远处亮着几盏灯的村庄，都给了我久违的舒适感。也只有在贴近自然的村庄，在如此宽阔平坦的田野上，才能欣赏到这一番荷月的佳景。

断断续续的荷香像是满得溢出了池塘似的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传向更遥远的地方。那股积郁在心头的淡淡忧伤，也像是一同被风带走了。回味起来，只剩星空的繁美与沁人心脾的气息。

虫鸣缠绕着远风，流光倾泻下倒影，荷香沉醉了思绪，我于梦中轻轻揭开了仲夏夜的诗篇。

量。我和三哥拿起瓢，正准备舀水，一个老头挑着空桶从另一条路走来，大声嚷嚷：“该我舀水，我瓜瓢在那排着呢！”

这时，我们才发现一把瓜瓢放在井角的凹坑里。他说完便拿起瓢舀水。我们等他舀满一挑水走后，又等了许久，才舀满一桶水抬回家。

一天，我们舀满一桶水后，井里的水还剩不少，三哥便说：“我们快点抬回去了又来，再舀一桶。”我说：“万一有人来挑呢？”

于是，三哥便学着那老头，将瓜瓢留在井边。我们抬着水快步回家，不敢稍有停息，迅速返回。三哥眼尖，还未下坡到井边，便叫道：“糟糕，瓢哪去了？”果然，放在井沿的瓢不见了，井里的水也没了。三哥和我面面相觑，垂头丧气地回了家，挨了母亲一顿骂。

这件事告诫我们，要做一个循规蹈矩的人。

爱荷

□映铮

远行归来，宝塔被炊烟环绕，嫣红的落日与傲立的红莲依水缠绵。心，突然就安穩了。

行过大漠深处，也潜过波涛腹中，仍于这小小盆地，坠入纯净之境，心生辽阔之意。一草一木不知世故，却香透心尖；一村一镇平静简单，少痴念纷纭。

因为轮种之故，今年的荷塘面积瘦窄了许多。看惯了万亩之姿，突生顾惜之心。倒是那白鹭怡然，水鸭不惊，新竹倚墙婉约缠绵，清荷浮水柔美寂然。心底的亲切，清晰如昨。意象里的红、粉、黄、蓝，呼啦啦地由近及远。待一阵暖风，幽幽澹澹的香气就粘上了衣裳，浸进了心里。

今年“少阳相火司天，厥阴风木在泉”。《素问》中说：“岁木太过，风气流行；岁木不及，燥乃大行。”玉米秆高过往年一大截，稻禾满行只在月余，豆荚鼓着圆溜溜的腰身，很是诱人。眼见着土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山河绿得过分耀眼，应是丰年吧？老人却摇头说，这看得见的草肥木壮，看不到的瞬时灾变，谁晓得谷子和拦腰风哪个先来，玉米和洪峰哪个先入仓。

让人不免又生虞心。岁月变迁是规律，山河染恙也难免。可谁不盼个风调雨顺，海晏河清？连续高温10天以上，记忆里少见。那太阳宿命般红亮，又狠着劲灼人，浮尘飞扬里，青云筒净得很，把芙蓉杨柳深处的故事，晒出袅袅青烟。人与小虫都想成隐者，寻一阴凉角落，不抵抗，也不顺从。静静地，熬过这又闷又热的一夏。

凡人度夏如渡劫，盆地的黏湿如影随行。少年时的竹扇已经赶不走这闷热，空调房里又如樊笼般烦闷。只得趁太阳歇工的早晚去荷塘转转，得返自然怀抱，轻埋是非与浮沉。友人提及《浮生六记》里有置茶于荷蕊，待荷香润茶的故事。好奇如我，曾学着试做，但夜收的莲朵没能如愿释放大量的香，晨放后又没能兜住我的梦想。想必，只学会了置形而筑，还欠缺惠心而濡。看着这片荷，想起那件事，不由感叹，如此风雅事，哪能一蹴而就。人生诸般，易见不易求，易了悟不易证得。

友人问，荷花开出了青春的火焰，荷叶能遮挡这欲燃似火的酷热吗？我想起南朝吴均的“鸢飞戾天者，望峰息心；经纶世务者，窥谷忘反”。所谓心静自然凉，收了刺枪，解了马缰，去见“山有扶苏，隰[xí]有荷华”，才有“不知所由，不明所往”，与万事言和，把愁怨释怀。

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可我觉得草木也是有情物，它甚至能唤醒人的细胞，带来最初的悸动和鲜活的共鸣。

爱荷之人，当是明白生命的缝隙处，这朵花仿佛道出了沉默的心事。犹似百战归来，冷暖阅透，如眼前这朵荷，不着水不染尘。岁月的治愈和滋养一如当初，又悄然潜行。